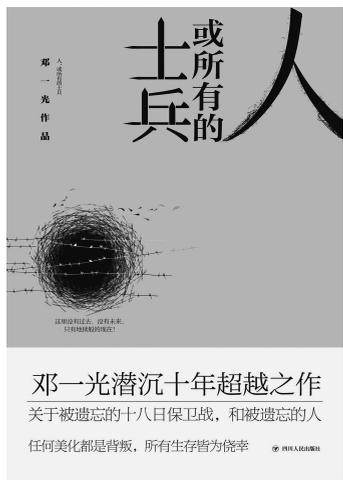


没有哪种疼痛能够超越恐惧



《人，或所有的士兵》
邓一光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7

整整一周的时间，把手头这本700页70万字的书啃完了。或因主题太过沉重，结局消沉，合上书的那一刻，丝毫没有一般小说阅读后的那种畅快淋漓之感，眼前不时浮现的，是维多利亚港湾的枪林弹雨、血雨腥风，是桑岛各种肤色战俘的沉重步履，还有失去希望如死灰般的木讷表情。

相较于对战争的精彩书写，邓一光更愿意把本书看成是一个关于战俘的故事。1941年12月8日，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军突袭香港。香港守军经过18天的抵抗宣布投降。中华民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郁漱石在这场战争中不幸被日军俘虏，在位于桑岛丛林中的D战俘营度过三年零八个月的非人生活……

整个战俘营的生活来自于虚构，但这同时又像是一个关于历史的故事。主人公郁漱石不仅与萧红、张爱玲等名人有过交集，同时又像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为了书写这个故事，邓一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比如查阅了大量史料，其中光是从各处搜集的影像资料多达数百G，甚至具体到香港沦陷那

一天的天气。邓一光并不满足于对历史的简单陈述，而是借助故事中的各色人物，把自己的“历史观”巧妙地摆了进去。比如开篇就对日本侵华的历史时间起点进行了质疑，“这场战争从哪里开始算？同治十三年？光绪三十年？光绪三十六年？民国三年？民国十七年？民国二十年？还是民国二十六年？”

他对美国在日本侵华战争的骑墙态度有过精辟的分析。他批评罗斯福政府连年增加对日本石油出口，本质上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支持。正因如此，当得知日本发动了珍珠港战争后，一直渴望美国参战的国民党上下喜极而泣。这种渴望当然不是因为对战争的渴望，而是看到了对抗日本阵营力量的壮大，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胜算逐步上升。

他对丘吉尔政府同样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香港原本有不被日本侵略的可能，毕竟国民党在华南地区重兵囤集，完全可以守卫香港。然而，因为考虑到战后中国军队不会撤走，香港失去殖民地地位，丘吉尔于是宁肯将香港拱手让于日本也不同意中国军队的进入。也可以说，正是丘吉尔一手导演了香港的一败涂地。

故事的主人公郁漱石这个名字并非信手拈来。郁，意即忧郁。漱石源自成语漱石枕流，意指隐居生活。所以这个名字更像是忧郁隐居生活的隐喻。郁漱石的存在就是个多余，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社会，还是后来的战俘营。与邓一光过去作品中突出对军人阳刚形象的塑造截然不同，郁漱石身上更多的是软弱，这种软弱表现在对父亲训导的百般恭顺，对长官训斥的唯唯诺诺，对日军看护的噤若寒蝉。当然，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他偶尔会表现出勇敢的一面，比如在看到流氓对民女的欺凌后开了人生中的第一枪，看到日军步步进逼后主动加入抵抗阵营，看到断水后自告奋勇地前往水库维修设备，结果将自己“送”进了战俘营。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的这些勇敢似乎总是不被人注意。

战俘营里的郁漱石是俘虏，但不是叛徒；他苟且偷生，但绝不出卖俘虏；他貌似软弱被各方利用，但也会以一种不惜“找虐”的方式为俘虏争取生存权益；他始终生活在恐惧中，当战俘营里的恐惧阴影好不容易退去时他却又陷入了新的恐惧……他作为正常

人的生活感观已经被战争切割得体的无完肤，他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

尼采认为，人生而孤独，孤独是我们的天性。但生而孤独，与经历孤独显然有着不同内涵。郁漱石的孤独来自于战俘营里无所不在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压在他头顶上的一块巨石，捻灭了他和俘虏们除了“活下去”的其他希望。或者说，战争机器带来的恐惧，剥离了一切，将人还原到类动物式的原始本能。正因如此，战俘营里的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什么都吃，树叶、昆虫、蛇，像蟑螂还是“美食”。为了医药，战俘们利用外出劳作的点滴机会偷挖药草，不管是否真的有用，有时只是给那个毫无生气的身心某些慰藉。当发现那个关在碉堡里供日军军官发泄兽欲的香港女学生冯嘉欣后，郁漱石的心里似乎获得了某些扭曲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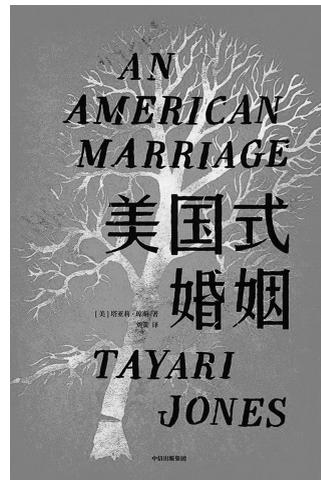
在邓一光的笔下，战俘营里无时无刻不弥漫着恐惧的气息，死亡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的战争题材作品从不缺乏，但过去包括今天的绝大多数作品对于战争给人性制造的恐惧很少有深刻思考，反倒常常把军人二元化，要么上阵杀敌，要么血洒疆场，思维里不愿意给出第三种选择。一些作品习惯把战俘的生活简化或者“美化”。简化就是把战俘营想象成只有英勇不屈的斗争。美化则是精神层面的，肆意抬高战俘的精神意志，而不是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一个长期极度饥饿和高度恐惧的人会有什么，会做什么。二元化的结果就是战争作品人物形象的脸谱化，神剧化，再就是千人一面的工厂化。邓一光痛斥时下的抗日神剧，认为那种扭曲带来的不是历史观，而是游戏化，是对人性的嘲弄与践踏。

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战争给郁漱石带来的恐惧。父亲觉得军人就当马革裹尸，未婚妻的兄弟认为当战俘是可耻的。相较于战俘营的痛苦生活，亲人的不理解，才是他无法承受的最大恐惧，才是压倒他生命希望的最后最后一根稻草。

没有哪种疼痛能够超越恐惧。邓一光说：“只有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任何光明的结尾，都与这个旨意相悖。”需要说明的是，捍卫恐惧，首先必须正视恐惧。

禾刀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美国式婚姻》
[美]塔亚莉·琼斯
中信·大方
2019.11

美国人对于婚姻状态的关注，由来已久。不仅是电影，文学上也有突破之作。像这部由美国黑人女作家塔亚莉·琼斯撰写的小说《美国式婚姻》，2018年甫一上市，便狂售50万册。不仅被奥巴马列入夏季书单，还选入了奥普拉图书俱乐部，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2019年6月，塔亚莉最终击败了两位前布克奖得主，《美国式婚姻》摘取了女性小说奖。

美国社会的传统家庭观念，以及对婚姻忠诚的信仰，与我们类似。男主角罗伊是个黑人推销员，新婚妻子瑟莱斯蒂尔生在一个暴发户的家庭，靠经营自己做的手工艺为生。显而易见，夫妻双方的家庭条件并不登对。为了躲避这种家庭矛盾，罗伊不得不领着新婚妻子去住酒店。谁知，却飞来横祸，被住店女客人诬告强奸。

作者塔亚莉很聪明，她并未按惯常的叙事方式讲述高墙相隔的罗伊夫妇如何交流，而是通过飞来横祸，你来我往地描绘夫妻各自的生活。在书信里，从成长环境、恋爱经历，到对婚姻生活的看法，他们无话不谈。但几年后，瑟莱斯蒂尔不再给罗伊写信，不再去监狱探望他。瑟莱斯蒂尔说太忙了，她的手工事业发展了，做的布偶很畅销。可最重要的，也是她无法说出口的，是她与青梅竹马的闺蜜安德烈烈恋爱了，并私定终身，准备与罗伊离婚再嫁。可还没等与罗伊开口，法院就及时纠正了错判。罗伊提前出狱了。

对于罗伊来说，要面对最残酷的生活，不是瑟莱斯蒂尔出轨，而是她为什么出轨？罗伊反复地追问：你不爱我了吗？瑟莱斯蒂尔的回答是：对，不爱了。可，爱去了哪里？在什么地方就消失了呢？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相信读者、作者和小说的主人公都没法回答。甚至我们还要引申地发问：婚姻的本质是什么？是爱，是道德，还是责任？有问题的婚姻里，在何时收手才最合适？小说的结尾，貌似给了我们答案。瑟莱斯蒂尔与安德烈烈结婚了，并生了小孩。罗伊也再婚了，并且成了一个男孩的继父。

《美国式婚姻》，令我们从一个全新视角审视婚姻。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到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都呈现出一种“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的婚姻胶着状态。但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人终究有选择情感的权利，而不是以道德与责任的名义，被禁锢在不幸福的情感与婚姻里。归根结底，婚姻的本质是倾听自己的心声，这符合人类自由的天性。

夏丽柠

师母：当代知识女性的缩影



《师母》
阿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8

近段时间，因一篇笔调热情洋溢的论文被揭露，“师母”一词从幕后走向台前，骤然成为网络热词。

姑且不论学术期刊能否刊发“导师崇高、师娘优美”的论文，倒是唤起了人们对高校女性知识分子的好奇，她们的婚姻感情生活是什么样呢？作家阿袁在其长篇小说《师母》中，刻画了一系列的师母群像，

用明快幽默的笔触，抽丝剥茧，层层解析，细腻地展现了当代知识女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

阿袁把小说背景设定在一个“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波汹涌”的大学城，以庄瑾瑜、鄢红等数位师母为叙事主角，讲述了知识女性的多重境遇和命运波折。

用阿袁的话说，“这些优秀的女性犹如百褶裙，一褶之后，又是一褶。面上是一种颜色，暗里又一种颜色。明里暗里的东西，不一样。有些复杂的百褶裙，里面还会描红帖绿镶花绣朵。于是一移一动之间、一摇一摆之间，那乍一现的姹紫嫣红让人惊艳。”小说中，与教授丈夫门下的女弟子斗智斗勇，似乎成了师母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陈师母会把女弟子送来的鲜花当作垃圾丢掉，但对于她们送的零食点心照单全收；徐师母则被冠以“沁园春”的名号，因为她对女弟子永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对男弟子却“宛若春花”；手段更胜一筹的闵师母奉行“坚壁清野”战略，闵教授门下没有一个女弟子，成为闻名院系的“灭绝师太”。

与其他师母不同，本身就是教授的庄瑾瑜做派绝对称得上大气，她对丈夫胡丰登门下的吕小黛很好，经常带给这个最漂亮的女弟子玫瑰花茶。在外人眼里，庄瑾瑜不止胸襟宽广，其与丈夫的“琴瑟和鸣”也已到了坚贞不渝的地步，不畏任何外来威胁。可事实上，庄瑾瑜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她一味的忍让、妥协，换来的却是丈夫一次次的离谱行为。当庄瑾瑜得知胡丰登

甘愿冒着前途风险，费尽心思将吕小黛留在身边后，她终于狠下心来，选择了玉石俱焚。

从旁听生到孟师母，这是鄢红苦心经营的结果，她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孟教授始终认为她是自己苦苦追到手的。早年间，鄢红为了实现大学梦，不惜与考取大学的同乡陈良生私奔。岂料，陈良生“吃着碗里的，看着盆里的”，竟跟同班的一名女生搞暧昧。鄢红一气之下中断了大学梦，到附近的小书店打工，偶遇常来买书的孟教授。因为没有大学文凭，鄢红总觉得比别的师母矮半截，在高校生活圈中引发了一段啼笑皆非的故事。

《师母》的故事主线虽局限在大学校园，但阿袁的写作并不封闭，小说中既有文艺与生活，也有小镇与市井。阿袁的文字有着一一种特殊的书卷气，笔锋辛辣、讥讽却又不失温情，以近乎黑色幽默的形式，呈现出一桩桩别具意味的婚姻情感生活。她把情节设计得非常巧妙，将理想主义暗影里的世俗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由此塑造了一组鲜明的当代知识女性形象。

师母，绝非只是“师傅”的附属品，她们也是有血有肉，有独立思想和风采的个人。阿袁在回答为什么要写“师母”时说：她会在学生面前吟唱《致橡树》和《天仙配》，会挽着丈夫的胳膊在宿舍区里施施然地溜达，她永远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又对女学生照顾有加。然而，你就是好奇，在无人的时刻，她“卸妆”后的容颜。

刘学正